

滇省夷人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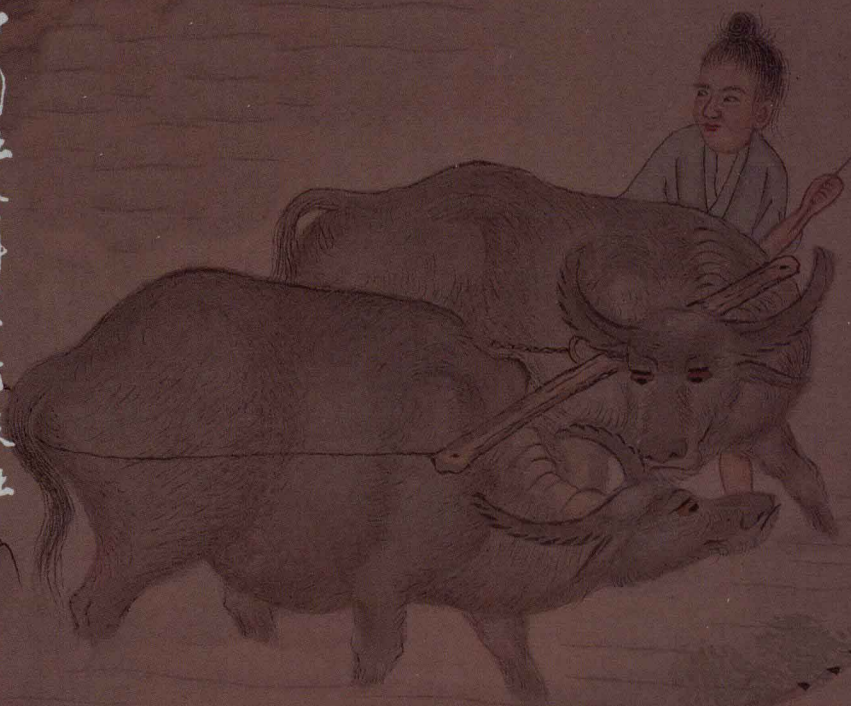
Album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of Qing Dynasty

2009/1
自古白國
之支流舊謠
楚為白遂稱
為一類而實
不相通力猶
知禮又謂民
家子雲南府
及大理有之

滇省夷人圖說

Album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of Qing Dynasty

—主編 揣振宇—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滇省夷人图说 滇省舆地图说 / 主编: 揣振宇 —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004-7689-4

I. 滇… II. 揣… III. 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云南省—清代—图解
IV. K280.7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2208号

责任编辑 郎丰君

责任校对 刘营营

装帧设计 艾晶

责任印制 李勤

滇省夷人图说 滇省舆地图说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8

印 张 33

字 数 55千字

定 价 1380.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滇省夷人图说 滇省舆地图说》出版委员会

主任 郝时远 孟昭宇

委员 孟昭宇 郝时远 赵剑英 揣振宇 祁庆富 魏忠

张志刚 曹宏举 马晓光 纪宏 王浩 胡靖

主编 揣振宇

责任编辑 郎丰君

英文翻译 聂鸿音 郎丰君

前言

在没有照相机留存图像的时代，绘制图册是记录当时民族形象及生产生活习俗的重要手段。清代众多民族图册，「滇夷图」独具一格，自成体例，其中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伯麟图说》。伯麟（公元1747—1824年）担任云贵总督期间，奉上谕绘制滇省夷人图册。然而，近代以来，《伯麟图说》真面目不为世人所知，被视为「佚书」。

近几年来，研究者发现《伯麟图说》有多种传本存世，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是最早的《伯麟图说》抄本，成书时间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滇省夷人图说》收图108幅，彩绘，附有伯麟撰写的长达1848字跋文。《滇省舆地图说》55面，收录云南舆图及图说22种，亦彩绘。

以上两部图说是清代中叶形成的历史民族学图像表征文本，是研究民族史、民族学以及清代滇省政治、军事、地理、经济、艺术等诸多领域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为保持历史文本之神韵，本书除前言及考证文字用简化汉字直排编校外，其他部分皆按原作风貌照排出版，故书中涉及的少数民族称谓亦一仍其旧，未作改动，以期为学界提供研究之便。翻开此书，关心清代云南民族历史文化者便可一睹《伯麟图说》之真容。

Foreword

During the times before cameras were invented, compiling albums and descriptions was an important medium to record the images and living custom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Among numerous album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compiled in the Qing times, *Bolin Tushuo* 伯麟图说 proves to be the most famous and influential in the *Dianyi Tus* 滇夷图 with their special and unique styles. Under the order of the emperor, *Bolin Tushuo* was drawn by Bolin 伯麟 (1747-1824) during his tenure of the governor of Yunnan and Guizhou, but its original has been unknown so far and was even treated as a lost book by the academic realm.

In the recent few years, scholars found that there still exist some manuscripts of the Bolin Tushuo, in which the earliest were the manuscripts of *Diansheng Yiren Tushuo* 滇省夷人图说 and *Diansheng Yudi Tushuo* 滇省舆地图说 completed in the year 1818 and now preserved in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former includes 108 colored drawings and a comment of 1848 characters written by Bolin, whereas the latter includes 55 colored maps and descriptions concerning Yunnan Province.

As the historical-eth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images come into be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times, the two albums and descriptions are rare and precious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ethno-history and ethnology fields, and also that of the politics, military, geography, economy and arts in Yunnan provinc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preserve its romantic charm in the historical times, this book provides a photomechanical edition of the original except the foreword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reference of academic researches, the nomenclatures of minority tribes presented here are followed the original without any revisions. By this book in hand, the original of Bolin Tushuo will present itself before the eyes of the readers who may concern with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Yunnan province in the Qing times.

关于《滇省夷人图说》 滇省舆地图说》之考证

祁庆富 揣振宇

一、滇夷图 正名

在没有照相机留存图像的时代，绘制图册是记录当时民族形象及生产生活习俗的重要手段。清代滥觞的「苗蛮图」又称「百苗图」，在西人著述中，习称「苗图」(Miao albums, Miao albums, Miao-tze Albums)，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作为清代南方各种有关少数民族图册的泛称，「苗图」中也包括云南少数民族。「苗蛮图」的名称，发端于贵州，又叫「黔苗图」。由于清代「苗疆」的特殊地位，「苗」成为西南少数民族乃至整个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著述中，把清代各种少数民族图册统称为「百苗图」、「苗蛮图」或「苗图」。然而，清代云南民族图册，大多题名中或称「外苗」，或称「百蛮」，以示与「黔苗」之区别。最常用的是「滇省夷人」，省作「滇夷」。清代云南民族图册不是受贵州影响产生的，其出现远早于「黔苗图」，形成独具特色的绘制风格。因而，用「百苗图」、「苗蛮图」、「苗图」指称云南少数民族图册是一种谬误，应当重新正名：「滇夷图」是与「苗蛮图」并行的清代云南少数民族图册。

云南「夷图」源远流长。至今传世的《南诏图传》(又称《南诏中兴画卷》)原作绘于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即公元899年)，是有宝贵价值的民族史图画。画卷中描绘了彝族、白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先民的人物形象。^{〔1〕}《南诏图传》既有图，亦有解说文字，可以说是年代最早的一部存世「滇夷图」。明初，有《云南诸夷图》刊本流传，「岁久漫漶」。明仁宗宣德六年(1433年)云南左布政使殷序主持，由黔国公沐晟(1368-1439年)「重钁诸梓」，前有巡抚御史阇



图一 《南诏图传》(局部) 夷人图
李昆声主编《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阇杜琮作序。^{〔2〕}这应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滇夷图」。据明人张萱等编《内阁藏书目录》卷七记载，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云南巡抚大中丞陈用宾修撰《云南诸夷图说》二册。^{〔3〕}这两本图册原本可能不再存世，但对清代滇夷图的绘制，产生过重大影响。

清代最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图册，是乾隆时期官修的《皇清职贡图》，描绘了清朝鼎盛时期邦交国家、藩属国家民族以及国内藩部、土司和边地少数民族之人物状貌、服饰和生活习俗，以表现「寰宇一统」的盛世景象。图册包含国内外族类名目300余种，以男女分别800余幅，并有文字解说，堪称18-19世纪世界民族图像大观，也是清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缩影。^{〔4〕}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官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七四川总督策楞奏折称：乾隆十五年八月十一，大学士傅恒向策楞传达上谕：命将所知「西番、猺男妇形状，并服饰服习，分别绘图注释」^{〔5〕}。绘制工作全面铺开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库本及刊本《皇清职贡图》卷首载「乾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大学士忠勇公臣傅恒奉上谕」，命各地都抚绘图送呈军机处。

《皇清职贡图》原本是长卷彩绘本。在完成彩绘正本的同时，还绘了两部副本。今正本已不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一部内容完整的嘉庆年间绘制的副本。^{〔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部完整的谢遂摹绘本，原藏避暑山庄。^{〔7〕}由这二种本可窥彩绘正本之真面目。乾隆时期，除彩绘本外，还有两种白描本。一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完成的《四库全书》写本，一是完成于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刊本。这两种白描本，都是彩绘正本的摹本。



图二 清武英殿版《皇清职贡图》云南等府黑猺刘托、孟白主编《清殿版画汇刊》第九册，第238页。

《皇清职贡图》卷七中，收录云南少数民族图像36种，72幅，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滇夷图。^{〔8〕}

在《皇清职贡图》问世前后，还出现各种以云南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图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资料，存世的主要有以下数种：

(一) 《滇夷图说》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据美国学者劳拉·霍斯泰特勒介绍，该书高38

厘米，宽88厘米。彩绘绢本，图幅。每种均有图说文字，纸本1页。^{〔五〕}虽然笔者没能看到原本，但从台湾学者宋光宇撰辑的《华南边疆民族图录》^{〔五〕}可以看到全书照拍所有彩图，还有排印的全部图说文字。该书收录的11种名目为：

- 1 撒桓猓 2 古宗 3 喇吾 4 刺毛 5 孔答 6 地羊鬼 7 囊蛮 8 猓人 9 巴苴 10 怒人 11 猓喇 12 峨昌 13 阿者猓 14 土獠 15 焚彝 16 土人 17 扯苏 18 遮些 19 麽些 20 罗婺 21 普特 22 乾猓 23 黑猓 24 缥人 25 摩察 26 妙猓 27 撒弥猓 28 窝泥 29 拇鸡 30 依人 31 缅人 32 哈喇 33 白猓 34 蒲人 35 野人 36 阿成 37 羯些 38 果葱 39 喇记 40 西番 41 白人 42 鲁屋猓 43 结些 44 沙人 45 力些 46

喇鲁 47 比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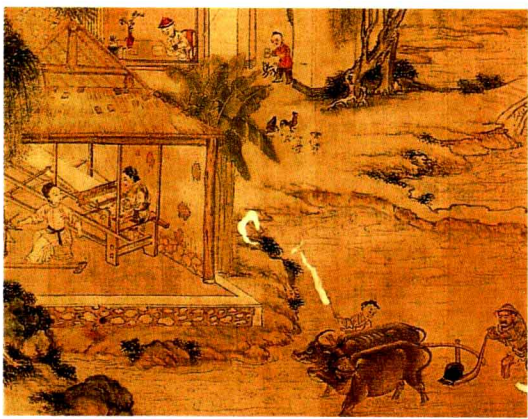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对照明人刘文征《滇志》卷之三十《羁縻志》第十二《种人》^{〔六〕}，发现二者名目相同的有11种。《滇夷图说》与《滇志》说文比较，有37种基本相同，显然《滇夷图说》有37种说文出自《滇志》。清代学者钱曾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记载：

云南诸夷图一卷 云南夷三十七种，旧有图刊。其为官学佛渔猎贸易诸状，其部落种类，质之勇怯，心之慈暴与居处之险易，各题于其上。

《云南诸夷图》在明代流传，刘文征《滇志》有具体记述的37种夷人文字，可能就是出自《云南诸夷图》之说。

《滇夷图说》中出现的新化州，教化、王弄、安南长官司，以及溪处、亦佐、崕嘉、兰州、十五喧、二十八寨等地名都是清康熙八年以后不再使用的明代建置地名。那么，这些图文有可能抄绘自明人。

然而，《滇夷图说》也出现清代建置地名。《喇记图说》：「喇记，其类在开化府。」《滇志》记《喇记》：「其类在教化三部。」不过，《滇志》此条不在有具体说文的「三十七种」之列，记述仅此七个字。那么可以推断：《滇夷图说》采《滇志》有具体记述的「三十七种」应是明人绘制本《云南诸夷图》的抄本。「三十七种」之外的十种（喇记、孔答、喇吾、比苴、果葱、喇鲁、阿成、刺毛、猓人、巴苴）为清人补绘。



《滇夷图说》应是明代《云南诸夷图》的增补抄绘本，成书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

《滇夷图说》是清代最早的一本滇夷图册，目前仍可见到几种抄绘本：

甲《苗蛮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藏。绘者佚名。绘制时间不详。

乙《滇省民族图说》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藏。李泽奉、刘如仲编著《清代民族图志》^{〔十二〕}中有缥人图像，与《滇夷图说》相同。

丙《西南少数民族图册》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藏。李泽奉、刘如仲编著《清代民族图志》一书中采用该书图像22幅，名目有黑猓、撒完猓、乾猓、妙猓、猓喇、摩察、罗婺、扯苏、拇鸡、喇鲁、喇记、普特、白人、窝泥、峨昌、怒人、哈喇、缅人、果葱、孔答、地羊鬼、依人。此册图像有山水背景，图像与说文都与《滇夷图说》完全相同，可能是一部《滇夷图说》的完整抄绘本。

（二）《云南苗蛮苗蛮图册》

收藏在英国威尔康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威尔康图书馆是欧洲最大的关于亚洲的手稿、图书、图册的收藏地之一，藏品主要来自美籍药商及慈善家Henry Wellcome爵士。笔者未见原本。英国威尔康医药史研究院东方收藏馆馆长奈杰尔·艾伦（Nigel Allan）博士在两部著作中介绍此书，

图四 《苗蛮图》十 古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藏。



图五 《滇省民族图说》古宗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藏。李泽奉、刘如仲编著《清代民族图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图六 《西南少数民族图册》白人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藏。李泽奉、刘如仲编著《清代民族图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



图七 《云南营制苗蛮图册》云南鹤丽镇驻扎鹤庆府輿图
英国威尔康图书馆 (Wellcome Library) 藏。
London: Wellcom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94. pp.60-61. Allan. Nigel. *Pearls of the Orient: Asian Treasures from the Wellcome Library* (《东方之珠：威尔康图书馆的亚洲珍宝收藏》). London: Serindia Pub.2003. p.189.



并发表了13幅彩图，^{〔十三〕} 使我们对该图册能有基本了解。

「云南营制苗蛮图册」是原书的中文题名。书题在边栏上，破损。作者署名「标下云南鹤鹿镇标中军游击兼中营军事功加一级赵九州造呈遵将镇标疆城」。开本：24×16.5厘米（整个页面）。

据艾伦描述，此书一套，六本。他说：「第一本有67个彩页重彩描绘云南民族。这些图像是赵九州描绘他在该省巡查见闻的一部分（此人在清朝传记33种资料中没有被提到）。」

有夷人图的这册共57张。第五、六张（页）为《云南鹤丽镇驻扎鹤庆府輿图》^{〔十四〕}。自第八张起，至第六十七张，是六十幅夷人图，其中五十七种图上标明夷人名目，三种未标。夷人名目有重

复。据《威尔康医药史研究院图书馆藏中国书籍和手稿目录》开列名目，参照《东方之珠：威尔康图书馆的亚洲珍宝收藏》对〇幅图片的说明，可以排列出这本图册夷人图的名目序列如下：

- | | | | | |
|-----------------------------------|-----------------------------------|--------------------------|---------|-------------|
| 8 鹤庆府保罗 | 9 鹤庆府焚夷 | 10 丽江府猓猓 | 11 猓子 | 12 13 猓猓及另一 |
| 种未标文字名目 | 14 喇嘛 | 15 18 丽江猓猓、刺毛、猓人及另一种未标文字 | | |
| 名目 | 19 焚子 | 20 葛猓猓 | 21 窝泥猓猓 | 22 黑猓猓 |
| | | | | 23 酒泥猓猓 |
| | | | | 24 白 |
| 沙人 | 25 55 猓人、猓衣、猓喇猓猓、另古猓猓、母鸡猓猓、土猓、沙人、 | | | |
| 阿成、阿度、阿系、孟乌、舍乌、猓人、腊欲、普腊、普列、普剽、普岔、 | | | | |
| 水猓、窝泥、山车、白猓猓、猓猓、阿猓、猓悟、焚子、猓鸡、阿夏及另一 | | | | |
| 种未标文字名目 | 56 保罗 ^{〔十五〕} | 57 水焚夷 | 58 早焚夷 | 59 白窝夷 |
| | | | | 60 苦 |
| 葱 | 61 糯（比） ^{〔十六〕} | 62 猓喇 | 63 卡隋 | 64 黑铺 |
| | | | | 65 猓人 |
| | | | | 66 白猓猓 |
| | | | | 67 |
| 焚人 | | | | |

艾伦的介绍，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信息。这本图册作者明确：赵九州。身份确凿：云南鹤鹿镇标中军游击兼中营事。鹤丽镇是清代绿营军制建置单位，顺治十七

图八 《云南营制苗蛮图册》葛猓猓
英国威尔康图书馆 (Wellcome Library) 藏。
London: Wellcom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94. pp.60-61. Allan. Nigel. *Pearls of The Orient: Asian Treasures from the Wellcome Library* (《东方之珠：威尔康图书馆的亚洲珍宝收藏》). London: Serindia Pub. 2003. p.178.



年（1660年）设。清制，镇守总兵官为正二品，游击，初制为正三品，顺治十年改为从三品。赵九州担任的正是「镇标中营中军游击」职务。

据《新纂云南通志》卷十四记载，赵九州是乾隆朝鹤丽镇中营游击，楚雄人。^{〔十七〕} 题名中，赵九州自称「标下」「造呈」，是向镇守总兵官汇报。「遵将镇标疆城」，道出绘图的主要任务是绘制「镇标」区域輿图，夷人图是和輿图紧密相关的内容，因而在绘制的目标之列。到目前为止，这是独一无二的以军营任务为目的，由军营高级官员亲自参与绘制的夷图，因而弥足珍贵！赵九州身在其地，经过亲历巡查，图册表现的内容无疑具有真实可靠性，从这点上说，其历史民族学价值不容低估。《云南鹤丽镇驻扎鹤庆府輿图》更为研究清代军事布防、云南边疆地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輿图资料。

本图册成书年代没有标明。但由以下二点可以推断。第一，《东方之珠：威尔康图书馆的亚洲珍宝收藏》发表的葛猓猓、黑猓猓、焚子图可以看到绘图用纸边栏有特别印制的笺标：「云南广罗协营制纸册」，表明绘图使用的是军营专用笺纸。「协」为清代一种属于绿营的军事编制单位，级别低于「镇」，由副将统领。《清史稿》卷一百十七《职官志·武职》记载云南「协」有：维西协乾隆十二年置，曲寻协、楚雄协俱为乾隆三十五年改镇置，永昌协乾隆四十年改永顺镇置，顺云协道光二十九年改营置。^{〔十八〕} 这里不见广罗协。实际上，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就设立广罗协，驻罗平。康熙二十一年移驻广西府。^{〔十九〕} 雍正年间，广罗协在云南军事行动中地位重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中屡见不鲜。^{〔二十〕}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广西府改为直隶州，赵九州使用的「广罗协营制纸册」笺纸应是乾隆三十五年以前之物。第二，乾隆三十五年鹤庆府改为鹤庆州，^{〔二十一〕} 赵九州绘制的是「驻扎鹤庆府輿图」。那么，《云南营制苗蛮图册》肯定成书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之前。

（三）《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
收藏在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 (Leipzig: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zu Leipzig)。高31厘米，宽26.9厘米。彩绘本，摺装，木夹封套。

图九 《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贺长庚序
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 (Leipzig: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zu Leipzig) 藏。

Kathrin Hir. Das Yunnan-Album. Diansheng Yixi Yinan Yiren Tushuo. Illustrierte Beschreibung der Yi-Stämme im Westen uns Süden der Provinz Dian. der Sammlung Hermann Freiherr Speck von Sternburg aus Lützschena. Herausgegeben vom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zu Leipzig. Leipzig 2003.

该图册由Hermann Speck von Sternburg男爵担任德皇

特使期间 (1891-1896) 在北京购入收藏。后来，其家人

作为文物卖给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德国何凯婷 (Kathrin

Irth) 以此图完成硕士论

文，成书公开出版，将原本图

说全部照排，印制精美。据何

凯婷之书，我们可能看到此

图册的全部内容。^[111]

木夹封套中间竖刻

「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

说」，应是在中国的收藏

者所制题名。原书首页作

者篆书题名为「滇省西南

诸夷图说」，应是贺长庚

本来命名。二至三页是作

者行楷书序，署「时乾隆

五十三年岁次著雍涒滩仲

春如月三楚贺长庚序」著

雍涒滩，即戊申年。乾隆

五十三年 (1788年) 是戊

申年。三楚是湘、鄂一带

泛称。

查检《新纂云南通志》卷十三上《历代职官表》二，

可以知道，贺长庚是湖北钟祥人，乾隆朝在云南担任过

临安府同知通判、普洱府知府、永昌府知府、迤南道道

员、云南省按察使等重要职务。^[113]

目前所知，至少有一种《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

的改绘抄本存世，即《云南种人图说》，云南大学图书

馆藏。纸本彩绘，名目二十二种，右图左说。绘于光

绪十八年。云南大学图书馆将此书与《金筑百苗图》合

并为一书照拍彩印出版。^[114] 编者认为《云南种人图

说》是《伯麟图说》的传抄节选本，实误。《云南种人

图十 《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三十三「刁巴」



图十一 《云南种人图说》十五「白保倮」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云南大学图书馆编《清代滇黔民族图谱》(含《云南种人图说》)，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



图说》名目与《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前22种相合，显然是改编抄绘该书的前半部分。

《云南种人图说》无疑可以看作是《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的节选改抄本。

(四) 《云南民族图考》及其他

乾隆以后，受《皇清职贡图》影响，出现多种同一类型的滇夷图。重要的传世本

有以下几种：

甲 《云南民族图考》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36.8×29.5厘米。彩

绘，摺装。夷人名目40种，图80幅，每种男、女各

一图。有说，在图中右上方。绘者佚名，绘制年代

不清。

《云南民族图考》可能依据《皇清职贡图》及

其他图册汇编抄绘而成。

乙 《维西夷人图旧画本 维西舆地图旧画本》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由《维西夷人图》与

《维西舆地图》合订成册。37×22.5厘米，摺装，彩

绘。有封套，左上贴签篆书书名，书名下方题款：

「庚申腊八得于京师阿潜题记」，铃印。

夷图、舆图合一，是滇夷图的一种特色。除《滇

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这类省级制作外，

清代云南还出现一批府、厅级制作的夷人舆图，存世

的还有：

《蒙化所属汉夷风俗及各种夷蛮情形分类图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 郭振驿制，彩绘

本，25.7×15厘米，一册。绘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国图书目有索书号：/041.7/235.63/1901，

但看不到。不详。

《大理府浪穹县所属地方风土人情及舆图清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彩绘本，一册，19×12.2厘

米。清末 (1908年)。国图书目有索书号：/041.7/

235.62/1908，但看不到。不详。

《云南永昌府永平县属风土人情汉夷耕读各类

清册》

图十二 《云南民族图考》二十一
撒弥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图十三 《维西夷人图旧画本》一至
二么些、古宗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王宝制。彩绘本,20×15.2厘米,一册。绘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国图书目有索书号:1/047.7/235.626/1901,但看不到。不详。

《永北與地并土司所属夷人种类图》

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收藏。

彩色手绘纸本,20×25厘米,硬纸封套。图6幅,第一幅是地图。此图册是由一位前官员Giuseppe Ros出售或捐赠的,他曾在中国做翻译,1848年死于海南。^[115]意大利学者白佐良在论文中发表第三幅「保罗」图片,可以睹其一斑。

《普洱府與地夷人图说》

英国不列颠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藏。编号:Or.6588。彩绘纸本,高37.5厘米,宽30.5厘米。前言四页,图13幅,地图一幅两页,末页有题署,绘制时间是嘉庆十四年(1810年)。共20页。购自Mr.Eltjnghausen Esq. 1904年7月9日入藏。^[116]

以上列举的,都是清代以云南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图册。「滇夷图」自成系统,独具特色。比之贵州的「苗蛮图」,主要的滇夷图既可以确定真正的作者身份,明了绘制目的,又可以断定绘制成图时间,其历史民族学史料价值更胜一筹。

早在19世纪下半叶,来华的西洋人就开始关注各种少数民族图册,想方设法搜罗,一大批珍稀的苗图流落海外。与此同时,西洋人也最早开始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图册,形成「苗图」研究风潮。

如同贵州「黔苗图」一样,对于「滇夷图」的学术关注,始于19世纪下半叶来华的西洋人。1877年,英国驻华领事勃勒法(T.M.H.Playfair)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中国图绘中的贵州和云南苗族》(The Miao Tzu of Kweichow and Yunnan From Chinese Descriptions)一文,介绍他在北京购得三册苗图,其中一册是云南苗图,题名是《丽江府十种彝人图》。^[117]最早把八十二种黔苗图说译成英文的英国人克拉克(George W. Clark)还写过《贵州与云南》(Kweichow and Yunnan Province)

^[118]一书,记述了云南民族名目八十余种,按粮道所辖、迤东道所辖、迤西道所辖、迤南道所辖地域排序,文字内容与清佚名《夷人图说》大体相同。可知他使用了某种《伯麟图说》资料。1883年,英国探险家柯乐洪(A.R. Colquhoun)出版他的长篇游记《穿越中南半岛:经历华南的勘探旅程》。书中以附录的形式记载克拉克翻译的一部贵州苗图之外,还记述了当时他在云南开化府寻找、复制云南夷图的经过:他在开化看到并抄绘借来的四个夷图卷轴。^[119]各种不同身份的来华西洋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把苗图和夷图视为「宝藏」,采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搜罗,致使大量原本苗图和夷图流落国外。在某种意义上说,苗图和夷图就是中国民族学的「敦煌」。

国人对《苗蛮图》研究起步较晚,而对于「滇夷图」,长期处于冷漠状态,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往治民族史者,重文轻图,相沿成习。西南民族史研究大家方国瑜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论及《伯麟图说》及其他几种滇夷图,认为「图像亦以意为之,不足根据也」。^[120]「凡此多非实地考察,采录志书编成。」^[121]限于条件,即便是方先生提到的滇夷图册,他亦大多没有见过原本,更是无法看到其他重要的图册。因而,他的见地难免失之偏颇。毋庸讳言,方先生的看法对后来研究者冷淡滇夷图倾向是有影响的。西南民族史研究另一位学术大家马曜先生在他主编的《云南简史》中,述及清代画家李诒绘《滇南夷情集汇图册》,给予很高评价。^[122]可惜他也没能见到更多的滇夷图册。有的研究者概述中国少数民族图说也提到多种国内收藏的滇夷图册,缺遗颇多,并且依据的仅是书目介绍资料。^[123]

「苗蛮图」、「滇夷图」大多是手绘孤本,个别刊刻本更是稀见,传世本散落在国内外收藏单位或私人手中。对于研究者来说,睹见,利用十分困难。这也是「滇夷图」研究不兴的一个主要原因。近年来,国内外对「苗图」研究方兴未艾,一些过去无法见到的珍品面世,为深入研究打开方便之门。以「滇夷图」言之,198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从事东方研究的白佐良(Bertucio Giuliano)在《东方与西方》期刊上撰文,介绍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收藏的15种苗蛮图,其中至少有两种是珍稀的滇夷图。^[124]1995年,美国学者劳拉·霍斯泰特勒发表博士论文《8世纪的中国民族学:贵州苗图》,列举西方收藏苗图书目简况,其中,包括现存于英国、意大利等国的「云南苗图」10种。^[125]2003年,德国何凯婷(Kathrin Hitt)以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为资料完成硕士论文,并于2003年成书公开出版,将原本图说全部照排,公诸于世。^[126]英国学者奈杰尔·艾伦(Nigel Allan)在他的《东方之珠:威尔康图书馆的亚洲珍宝收藏》^[127]一书中,披露了威尔康图书馆(Welcom Library)收藏的多幅目前国内不见的滇夷图。近年来,在国内也出现了滇夷图研究专题著述。^[128]

传世的清代「滇夷图」多种多样,绚丽多彩,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各种滇夷图册本身已是文物,图绘中留存的各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今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依据。挖掘、整理滇夷图,让滇夷图宝藏展现于世,重放异彩,是历史赋予当今中国民族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二、《伯麟图说》与《滇省夷人图说》

清代,除了前述各种滇夷图外,还有声誉最高的一种是《伯麟图说》。

(一) 关于《伯麟图说》

伯麟(1747-1824年)^[129],清满洲正黄旗人,瑚锡哈哩氏,字玉亭。《清史稿》有

传。^{〔三十九〕} 伯麟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举人，授兵部笔帖式。嘉庆年间官至云贵总督。道光元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著有《退思斋诗抄》，主修《钦定兵部处分则例》。充实录馆总裁，编纂《仁宗皇帝实录》。伯麟在滇任职期间，奉上谕绘制滇省夷人图册，附说。

道光年间，清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崧、李诚纂的《云南通志》，是一部重要的云南志书，习称「道光志」，有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是书卷二百八十二至二百八十六《南蛮志三·种人》中，保留了大量《伯麟图说》原始资料，包括图说和图像。书中民族图像有的采自《皇清职贡图》，有的采自其他图册，有相当部分应当是采自《伯麟图说》，共引用51条，其中，普拉啰、早摆夷、花摆夷、蒲蛮、黑窝泥、野古宗、野西番、甘人、子间、傒卜、洒摩、蒙化夷、白腊鸡、交人、鲁兀、阿晒、龙人、阿卡、长头发等50种名目，只引用了《伯麟图说》一种文献。

道光之后，原本匿迹，后世引用《伯麟图说》者，只有依据道光《云南通志》。尤足珍贵的是，道光《云南通志》卷二百八《艺文志》四之十二《杂著·说》中载有伯麟撰《进云南种人图说》，共558字。由此文可以判定，《图说》是云贵总督伯麟主持编绘的云南民族图册，题名是《云南种人图说》。「伯麟《图说》」是道光《云南通志》编纂者引用时的简称，后人或习称为《伯麟图说》。

当代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述及《〈清职贡图〉附说诸本〈民风图说〉》：

官修《职贡图》后，多有作者，或仅作图，或仅作说，或兼图说。所知者如嘉庆年间，云贵总督伯麟作《种人图》，不知何人代笔，道光《云南通志·种人》，多引伯麟《图说》。《艺文志·杂著》二十，载伯麟进《云南种人图说》^{〔四十〕}。

西南民族史研究专家尤中在他的《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多处据道光《云南通志》引用《伯麟图说》^{〔四十一〕}。

方先生和尤先生都没见到《伯麟图说》的原本，他们依据的是道光《云南通志》。2005年，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云南大学图书馆编《清代滇黔民族图谱》，书中《云南种人图说》序写道：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云贵总督伯麟（瑚锡哈哩氏，字玉亭，满洲正黄旗人），在解决礼社民族问题后，着力搜集整理云南少数民族资料，汇编成册待看。由于得知「李沾见画辄临摹，几逼真，遂以老画师名，巨室豪家张之壁者，不得沽画不贵也」。乃延李沾绘画谱以光篇幅，李氏乃以度藏《云南诸夷图》为蓝本，编绘插图成《伯麟图说》一书。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

通志·南蛮志·种人》多引《皇清职贡图》、《伯麟图说》，共收一百四十种，每种绘有图。清光绪年间，有人据《伯麟图说》遴选其中之二十二幅彩绘成册，题名《云南种人图说》，即今云南大学图书馆馆藏之本。《伯麟图说》早已散佚不存，故此本更弥足珍视。^{〔四十二〕}

由此可知，《伯麟图说》是最重要的清代云南民族图集，对于云南民族史、民族学研究有宝贵价值。然而，「《伯麟图说》早已散佚不存」，曾是云南学界公认论。

《伯麟图说》原本究竟如何？是否存世？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未解的谜团。最近，我们在进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民族图册（苗蛮图）综合研究》过程中，翻检多种云南民族历史图册，惊喜地发现：有几种图册与《伯麟图说》有直接关系，或者是《伯麟图说》问世同时代的抄绘本，或有可能就是《伯麟图说》的副本，或是后人据《伯麟图说》抄写本。《伯麟图说》不仅依然存世，其抄本或抄绘本还不止一种。

（二）《滇省夷人图说》与《滇省舆地图说》

在存世的《伯麟图说》各种版本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滇省夷人图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伯麟图说》抄本。

《滇省夷人图说》，原书上下二册，木板封套，封板左上方竖刻隶书体「滇省夷人图说」，浅蓝色。书宽26厘米，高36厘米，下册封板题下刻小字：「下册，并跋」。图幅高22.8厘米，宽30.3厘米。摺装，绵白纸，彩绘。收图108幅，上册54幅，下册54幅。没有任何印章和署名。图绘后面，有文字六页。同函中还有配套并存、样式一致的《滇省舆地图说》，分装为二册，上册28面，下册21面。收录云南舆图及图说22种。彩绘，没有任何印章和署名。

《滇省夷人图说》虽然没有任何印章和署名，但在图绘后面，却有一篇长达1848字的《跋》文，值得特别注意。全文照抄如下：

臣谨按：云南为职方边徼，南则控御缅甸、暹罗、南掌三国，东则与粤西并扼越南要隘，即古南交重地。文武将吏督率诸土司，星罗棋布，巩固藩篱，形势最为雄胜。

国朝应运，形矢开滇。先弋由榔，旋剪吴逆。橐弓画井，震叠怀柔。百数十年，屡丰有庆。暹罗、南掌，先修雉贡。缅甸亦革其鴉音，款阙归极。其他百濮诸蛮，尽为编户。涵濡沐浴，驯悍为淳。即或一二犬羊螳距，无不赧日荡平。声教之盛，武烈之扬，自三古以来未之有也。

圣天子乾乾保泰，烛万里于户闼。

诏以三迤山川人物、设险经野诸大政括举梗概，登之图绘，用佐乙览。臣检

校既峻，谨以图所未能备者，牐举申系于简末。

臣按：云南昔号蕃庶，五金骈初，加以盐井之利，民易饶裕。崇山峙壙，长川列壑。据险隘而振威，稜远驾长，馭其势为便。唯是边邻诸国，风俗不必尽同内地。诸土司强弱情形，亦各殊别。百蛮与汉民襟居，嗜欲习俗，有相协相洽，亦有未尽协洽。其负险阻育种族，眇闻禁教者，刚柔脆悍，聚散踪迹，什淳一浇，亦百不一律。故同一边壤，而其控馭綏靖之势，各有所宜。按：东南临安、开化、广南三府，皆壤接越南，即昔之交趾，水陆可通其国。其国自易世以后，仰沐宠光，谨就轨辙，无敢不恪。三郡之间，在昔民稀土旷，川、黔、楚、粤以就垦至者为多。耕凿既众，不能保无粮秀之滋。唯恃保甲稽核，勿驰街衢，岩疆靖谧，安内即为攘外要图。

又按：正南临安、元江之西普洱一郡，东界南掌，即昔之老挝。其国土狭民寡，地偏暹罗，恭谨自保，无敢鬻鬻。郡之思茅厅东南界暹罗，西南界缅甸。暹、缅之间，为夏于腊。夏夷本属于缅甸，以其民万众弃缅归附暹罗。

嘉庆壬申、癸酉之间，夏夷与缅相攻，扰及车里土司界内。暹罗恐犯天威，将夏夷迁徙，东去数百里外。其余众二千余人，惮于远徙，又复弃暹归缅。

缅甸年已老悛，其大目有四，曰四大万，互争权势，国事方清。即以此夏人屯耕孟艮，密迳车里土境。其众犬羊反复，其地瘴疠郁烈。缅、暹搆争，相寻未已，皆蛮触自衅，不值挾伐扬威。昔曾增设营制于土司境内，以瘴不可驻而罢。唯拊循车里宣慰司，俾得专力保聚，训练储饷，固圉自强。藩篱既壮，窥视不萌，门阙设守，于斯为要。自普洱府思茅、威远两厅以西，顺宁府缅甸厅、云州以南，车里土司之西，耿马土司之东，孟连土司之北，为保黑夷众所窟穴，鼠伏狼贪，齿繁地阻。自逆酋张辅国伏法以后，震慑声灵，罔敢再蹈覆辙。族众虽多，势未漫漫。特其性本狙犷，素不知食力治生，剽夺为常，革心不易。则宜外励土司，内依将吏，严兵集练，有扰必惩。设防联势，树不可犯之威。孟连、耿马扼之于西南，不使与缅甸合。车里扼之于东南，不使与夏合。地孤势弱，自沮邪谋。怀我好音，道可驯致。又西南则永昌一郡，与顺宁皆界连缅甸。顺宁外接木邦，内隔保夷。永昌则外接蛮莫、木邦，内隔野夷，缅甸不能跨保黑、越野人而连内界。考野夷昔皆划居八关以外，自乾隆三十四、五年以后，始渐迁关内。孳息日众，不可复驱。其性情亦略类保黑。但保夷一目能统数十寨，野夷则数十户、十数户皆为一寨。有一寨即自置一长，名曰「野贯」。涣无统属，良悍不齐。悍者剽劫残贼，不可诲谕。但知惕威，不知感德。但可雕剿，不可犁扫。先孤其掌，后

殄其渠。歼一惩百，能使知惧。唯其巢穴皆在酷瘴之乡，恃以为固，霜降以前，不可轻涉。雨水以后，春瘴又兴，山山可潜，路路可窺。兵盛则兽散延喘，兵旋则狼负为奸。大举既虑虚劳，长围又难骤合。顿兵非计，奔命损威。唯有责成守土镇臣，假之事权，简兵砺锐，以待猝徵。责成守土长吏，宽其筹备，募练选谍，以稔夷情。夙拊淳良，专旰盈贯。又在荣励陇川、干崖诸土司，众效腹心，秉承调度。戎钺之讨既伸，潢蛙之氛自靖。此诸郡边隅机要，移步换形，有未可一律论者。他若广西州之沙人，北界黔苗。丽江府之猺獠，西通卫藏。以及邻安之窝泥，夷民诸种，虽有上千国典，旋就诛夷。要其种类莠少良多，与保黑、野人之性情不侔。但得稽查无怠，拊馭有方，买犊销烽，无虞蜂蛮矣。边隅守土，贵稔夷情。特别是滇省领运京铜，一年六运，往返三年。此出彼归，轮流捺掣。统三年为计，常有牧民之官十八人不在其任。故督运之遑干材不易，而司牧之謫土宜亦眇。唯有随时耳提面命，董率讲求，庶期渐练边情，无貽陨越。至于通省厂额，开滇之初，仅数省铸。其京铜令楚、粤两省赴滇采运，不限以额。乾隆初年，改令江、安、闽、浙四省赴滇采运。后又改四省采运之铜，并归滇省办运，岁共办京铜正耗六百三十余万斤。又有分年带解，挂欠买补，及搭运铁砂煎耗，每年约四五十万斤不等。又奉文加办二十万余斤。统计岁运京铜七百一十余万斤。加以本省局铸，需铜六十三万余斤。又加以三江、两广、两湖暨闽、黔、陕十省，俱来滇采办铸铜，年需高低铜二百七十万斤。则每年通计共需铜一千五十万有畸。额重款繁，所关甚鉅。彼岁渐形竭蹶。泸店受兑，间至稍逾例限。而各省采买亦复时多稽滞。详核其故，非但采久矿稀，兼以岁多薪尽，诸厂与诸盐井情形略等。昔之就林立灶者，今童山日辟，往往数百里购木供煎。日采日尽，价昂运远，则十年树木，所宜亟讲。而滇中疴盛，浥蒸盖藏，本难久贮。小民不知耕九余三之计，跬步皆山，泛舟不达。一经略俭，庚癸为虞。此尤统关边储厂井气脉之重者也。臣受恩深重，任职封疆，唯有仰体圣主，慎重边圉，至意随时随事，相度机宜，未雨绸缪，期臻綏靖。当镇静者，不敢稍邻躁率。当振飭者，不敢稍事姑容。庶冀恩威覃播绝徼，教宁财阜民康，吏皆奉职用，上纾宵旰垂崖轸恤边氓之意于万一云尔。

这篇文字没有标题，也没有署名，但是很容易看出，这是云南地方官向皇帝进送「图绘」的「奏章」。文中说：「圣天子乾乾保泰，烛万里于户闕。诏以三迤山川人物，设险经野诸大政括举梗概，登之图绘，用佐乙览。臣校既峻，谨以图所未能备者，牐举申系于简末。」可知：第一，「图绘」是奉「诏命」完成的官修之作；第

二,「图绘」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山川人物」,即「夷人图说」;二是「设险经野」,即「舆地图说」;第三,撰文者是「主修」责任者。那么,理所当然可以推断:这篇文字的作者就是云贵总督伯麟。《伯麟图说》的原名就是《滇省夷人图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收藏的两种四册《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就是人们认为已佚的《伯麟图说》。今存道光《云南通志·种人卷》及佚名《夷人图说》给我们提供了寻找《伯麟图说》原型的宝贵线索。

「系于简末」的伯麟跋文是关于《图说》最可靠的编修者的记录。道光《云南通志》节选的伯麟撰《进云南种人图说》,题目和题名肯定是修志者所加。《滇省夷人图说》下册木封面下注「并跋」,即指伯麟跋文。伯麟跋文没分段落,但却有四个「按」,分别是:

「臣谨按」综述「国朝」开滇后局势,奉诏进《图绘》,说明「谨以图所未能备者,胪举申系于简末」。

「臣按」说明滇省土司、百蛮「情形各殊」。

「按」讲述东南临安、开化、广南三府接壤东南亚诸国的地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关注缅甸「戛干腊」对境内民族的影响。

「又按」第一部分分别论述滇南以及滇西南、滇西之「夷情」并提出治理对策,重点在「猓黑夷」和「野夷」,特别提到「猓黑夷」首领张辅幅事件。第二部分总结报告滇省「领运京铜」问题。

《跋》文不仅使我们获取到《图说》编绘的可靠信息,由于伯麟作为云贵总督的特殊身份,也为研究清代云南政治、经济、边防、民族历史提供了一份宝贵文献。

(三) 道光《云南通志》证明《滇省夷人图说》是《伯麟图说》

清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崧、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是一部重要的云南志书,有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四十三〕},多

图十四 (道光)《云南通志》黑铺

为治云南民族史、地方史学者青睐。这部

志书卷二百八十二至二百八十六《南蛮志

三·种人》中,保留了大量《伯麟图说》

原始资料,包括图说和图像。《滇省夷人

图说》之图把人物置于山水和场景之中,

而道光《云南通志》之图只有人物,这是

为了刻版的需要。

对照一下,二者人物形象完全相同的有:

子间、撒弥猓、罗緬、土人、海猓、乾猓、苗子、黑干彝、獠人、白猓、黑猓、普拉、阿竭猓、鲁兀、戛苏、阿系、白喇鸡、山车、普列、阿猓、黑土猓、普剌、腊歌、孟乌、腊兔、依人、喇嘛、緬人、磨些、古宗、栗栗、猓人、遮些、羯些、野人、峨昌、卡瓦、大猓黑、利米、小列密、西摩、蒲蛮、扯苏、西番、妙猓、苦葱、艮子、莽子、三作毛、黑濮、黑窝泥、緬和尚、戈罗、老挝、长头发、绷子、窝泥、獠、土猓、白窝泥、糯比、山苏、卡隋、黑铺。共11种。人物形象基本相同,局部略有改动的有:

阿晒、阿者猓、葛猓、水百彝、阿度、披沙猓、刺毛、慢且、野西番、撒桓猓、野古宗。共3种。

主要人物形象相同,但道光《云南通志》人物数量或增、或减的有:

倭卜、罗婺、囊蛮、沙人、拇鸡、舍武、阿成、阿夏、花土猓、旱百彝、交人、白喇、普岔、腊欲、摩察、猓人、蒲人、夏喇、蒙化彝、猓黑、阿卡、龙人、花百彝、鲁屋猓、麦岔。共25种。

二书人物形象完全不同的有:

普特、白人、猓、焚夷、乾人、花苗、羿子、喇鲁。共八种。

比较后可以得出结论:《云南通志·种人》采自《滇省夷人图说》的人物图绘有100种,是图绘的主要来源。《云南通志·种人》由于采录《伯麟图说》才有「出新」之处;反过来说,由于《云南通志·种人》大量采用,也才显露出《伯麟图说》的特别价值^{〔四十四〕}。

更可宝贵的是,道光《云南通志》卷二百八《艺文志》四之十二《杂著·说》中载有伯麟撰《进云南种人图说》,全文如下:

云南种人图说 国朝云贵总督大学士伯麟

谨按:滇省东南临安、开化、广南三府,皆壤接越南,即昔之交趾,水陆可通其国。自易世以后,声教渐被,猓琛恭顺。三郡之间,在昔民稀土旷,川、黔、楚、粤以就垦至者为多。耕凿既众,不能保无根秀之滋。唯恃保甲稽核,勿弛街衢,巖疆靖谧,安内即为攘外要图。又按:正南临安、元江之西普洱一郡,东界南掌,即昔之老挝。其国土狭民寡,地偏暹罗,恭谨自保,无敢觊觎。郡之思茅厅东南界暹罗,西南界缅甸。暹、緬之间,为戛干腊。夏夷本属于缅甸,以其民万众弃緬归附暹罗。嘉庆壬申、癸酉之间,夏夷与緬相攻,扰及车里土司界内。暹罗恐犯天威,将夏夷迁徙,东去数百里外。其余众二千余人,惮于远徙,又复弃暹归緬。緬酋年已老悖,其大目有四,曰四大万,互争权势,国事方淆。即以此夏人屯耕孟艮,密迹车里土境。其众犬羊反复,其地瘴疠郁烈。緬、暹搆争,相寻未已,皆蛮

触自衅，不值挾伐扬威。昔曾增设营制于土司境内，以瘴不可驻而罢。唯拊循车里宣慰司，俾得专力保聚，训练储饷，固围自强。藩篱既壮，窥视不萌，门閤设守，于斯为要。自普洱府思茅、威远两厅以西，顺宁府緬宁厅、云州以南，车里土司之西，耿马土司之东，孟连土司之北，为傣黑夷众所窟穴，鼠伏狼贪，齿繁食阻。自逆酋张辅国伏法以后，震慑声灵，罔敢再蹈覆辙。族众虽多，势未漫漫。特其性本狙犷，素不知食力治生，剽夺为常，革心不易。则宜外励土司，内依将吏，严兵集练，有扰必惩。设防联势，树不可犯之威。孟连、耿马扼之于西南，不使与緬合。车里扼之于东南，不使与夏合。地孤势弱，自沮邪谋。怀我好音，道可驯致。又西南则永昌一郡，与

顺宁皆界连緬甸。顺宁外接木邦，内隔傣夷。永昌则外接蛮莫、木邦，内隔野夷，緬人不能跨傣黑、越野人而连内界。考野夷昔皆划居八关以外，自乾隆三十四、五年以后，始渐迁关内。孳息日众，不可复驱。其性情亦略类傣黑。但傣夷一目能统数十寨，野夷则数十户皆为一寨。有一寨即自置一长，名曰野。涣无统属，良悍不齐。悍者剽劫残贼，不可海谕。但知惕威，不知感德。但可雕剿，不可犁扫。先孤其党，后殄其渠。歼一惩百，能使知惧。唯其巢穴皆在酷瘴之乡，恃以为固，霜降以前，不可轻涉。雨水以后，春瘴又兴，山山可潜，路路可窜。兵盛则兽散延喘，兵旋则狼狽为奸。大举既虑虚劳，长围又难骤合。顿兵非计，奔命损威。唯有责成守土镇臣，假之事权，简兵砺吏，宽其筹备，募练选谍，以稔夷情。夙拊淳良，

图十五（道光）《云南通志·进云南种人图说》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



专歼盈贯。又在荣励陇川、干崖诸土司，众效腹心，秉承调度。斧钺之讨既深，潢蛙之氛自靖。此诸郡边隅机要，移步换形，有未可一律论者。他若广西州之沙人，北界黔苗。丽江府之傈僳，西通卫藏。以及邻安之窝泥，夷民诸种，虽有上千国典，旋就诛夷。要其种类秀少良多，与傣黑、野人之性情不侔。但得稽查无怠，抚驭有方，买棹销烽，无虞蜂蛰矣。

这篇文字共658字，而《滇省夷人图说》六页附文长达1048字。道光《云南通志》节选自《滇省夷人图说》的跋文，除开头一、二句及个别字以外，都与《滇省夷人图说》中的文字一致，明白无误地证明《滇省夷人图说》的跋文就是伯麟的奏

文！那么，《滇省夷人图说》肯定就是《伯麟图说》。

（四）《夷人图说》证明《滇省夷人图说》是《伯麟图说》原抄本
道光《云南通志》中将「滇省夷人」改为「云南种人」，是修纂者所为。《伯麟图说》原书的题名应是「滇省夷人图说」，这从另一部《夷人图说》可以进一步证明。

《夷人图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十五〕}该书只有文字，缺图，是《伯麟图说》的完整无缺的文字刻本，以云南地域列举夷人名目：

粮道所辖

云南府属七种

武定直隶州属三种

迤东道所辖

曲靖府属六种

潞江府属二种

广西直隶州属八种

开化府属二十二种

广南府属一种

东川府属二种

昭通府属二种

迤西道所辖

大理府属一种

丽江府属八种

永昌府属七种

顺宁府属六种

楚雄府属四种

永北直隶厅属二种

蒙化直隶厅属一种

景东直隶厅属一种

迤南道所辖

普洱府属十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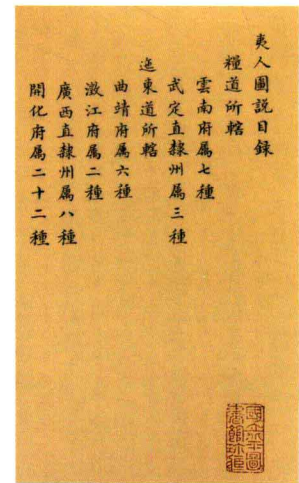
临安府属六种

镇沅直隶州属二种

元江直隶州属四种

通共一百零八种

此书种类名目排序，除有四处八种前后次序颠倒外，与《滇省夷人图说》完全一致。《伯麟图说》原本中滇省〇〇种夷人种类名目序列，按粮道所辖、迤东道所辖、迤西道所辖、迤南道所辖地域编排。《夷人图说》名目序列有力证明《滇省夷人图说》保持《伯麟图说》原貌。



图十六 (清)佚名撰《夷人图说》，清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五)《滇省夷人图说》成书时间及绘图者

《滇省夷人图说》的主持修纂者是伯麟，因而称之为《伯麟图说》顺理成章。《滇省夷人图说》是伯麟在任云贵总督期间完成的。在《图说》「系于简末」文字中，他说「臣受恩深重，任职封疆」。显然在向皇帝进呈《图说》时他仍在总督任上。据《清史稿·疆臣年表》，伯麟于嘉庆九年(1804年)七月升云贵总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四月离任。^{〔四十六〕}那么，《图说》最晚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完成。在《临安府图说》记载：

三江之间，皆窝尼夷民巢窟，其种愚陋顽犷，易于煽诱，亦多勤朴惕法，艺山自活者。兹丁丑、戊寅逆夷高罗衣、高老五怙其山峻瘴浓，再烦弧钺，仰稟圣谟指授，不稽旬月犁穴殄渠。江蒞内外，莫不洗心震懾。今复议增置旧泛一于斗母阁。添置新泛二于簸岩，一碗水，联络塘哨，用资控御。

剿灭窝尼起事首领高罗衣、高老五事见《清实录·仁宗实录》^{〔四十七〕}。「丁丑、戊寅」为嘉庆二十二、二十三年。由此可知，《图说》成书不会早于嘉庆二十三年(1828年)。

这是一部官修图册，成于众人之力。民国《续修昆明县志》卷之四《人物志》下·七《艺术列传》记载：

杨毓兰 字晚亭。性倜傥。能诗，尤工于画。人得其片幅，珍若拱璧。李诒，其弟子也，字仰亭，放荡不羁。不事家产，终其身清贫自若。性明敏，善篆隶，尤精绘事。见古名画辄临摹，几逼真，后遂以老画师名。巨室豪家张之壁者，不得诒画不贵也。嘉庆二十三年总督伯麟既平礼社江夷酋高罗衣，绘诸夷人图以献，俾诒司之。图成，神采酷肖，称善本云。^{〔四十八〕}

据此，可以确定：《滇省夷人图说》总编修者是伯麟，主要绘图者是李诒，成书的时间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

(六)《滇省舆地图说》

伯麟《跋》文中说：「诏以三迤山川人物、设险经野诸大政括举梗概，登之图

绘，用佐乙览。臣检校既竣，谨以图所未能备者，牘举申系于简末。」《滇省舆地图说》也是《伯麟图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滇省舆地图说》一种为云南全省舆图及云南省总图说，其余二种为各府及直隶州舆图及图说，以云南府、迤东、迤西、迤南地域排序，名目如下：

云南全省舆图并图说，云南府、武定直隶州、曲靖府、潞江府、广西直隶州、开化府、广南府、东川府、昭通府、大理府(以上绘于上册)、丽江府、永昌府、顺宁府、楚雄府、永北直隶厅、蒙化直隶厅、景东直隶厅、普洱府、临安府、镇沅直隶州、元江直隶州(以上绘于下册)舆图并图说。

舆图标识出重要的山脉、河流、湖泊、关隘以及区域内主要建置名称，还标出区划的四至。舆图体例与乾隆元年(1736年)鄂尔泰等监修《云南通志》卷一舆图相似，但标示的方位更准确。

每种均有图说文字，多者四页，少者二页。比较乾隆《云南通志》舆地图说，^{〔四十九〕}

《滇省舆地图说》文字分量增加一倍以上，是内容最翔实的舆地图说。图说内容包括历史沿革、建置、职官、地理方位、山川、湖泊、物产、险要、关隘、矿厂、防务、营制、民风、土司、夷人等。记载每个行政区划的「夷人名目」尤详，例如《开化府图说》记载：「夷人有舍武、聂苏、普剌、水獬夷、旱獬夷、阿系、孟乌、腊欲、山车、普岔、花土獠、腊歌、普列、阿戛、白獬喇、黑土獠、阿度、白獬獠、交人、阿成、阿猓。种类繁多，其俗略同。此郡昔时夷多于汉，风气淳朴。今则流寓者众，渐习繁华，而诗书渐靡，风声日远，夷人列胶庠称儒雅者往往而有。」《图说》对于边防要塞，记录明晰，例如《永昌府舆地图说》记录滇西边境关隘：「南则最重龙陵，西则最重腾越。最险要者，腾越诸关于通缅甸户，布置更密。马面关在云喧山顶，控制茶山、里麻一带要害。神护关在盏丁西，与滇滩关毗连，控制茶山、古勇、威缅等路。万仞关在蒙弄山，控制港得、港勒等路。巨石关在习马山，控制户冈路。铜壁关在布岭山，控制蛮哈、海黑、蛮莫等路。铁壁关在等练山，控制蛮莫等路。虎踞关在邦杭山，控制蛮棍、遮整等路。天马关在邦欠山，控制猛广、猛密等路。汉龙关在龚回，控制猛尾、猛育等路。」

《滇省舆地图说》中包含嘉庆年间发生的事件，《广南府舆地图说》记载：「依人之大寨名曰牛，其种有四十八牛，皆属于土同知。嘉庆二年从剿黔苗，颇著劳绩。」《昭通府图说》记载：「嘉庆二十一年，永善县复核所辖土众，十倍于前。」可知《舆地图说》之图与文是绘制《夷人图说》时新绘、新撰，是研究清代嘉庆时期云南地理、物产、政治、军事、边防、民族的可信史料。

《滇省舆地图说》与《滇省夷人图说》是一套书，确切地说，这二种图册组合在

一起才是完整的《伯麟图说》。

三、存世的《伯麟图说》诸版本

曾被认为已经失传的《伯麟图说》不仅依然存世，其抄本或抄绘本还不止一种。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如下：

(一) 意大利收藏本（无题，应命名《滇省夷人图说》）

图十七 意大利收藏本《滇省夷人图说》
僂 Bertuccioli, Giuliano. *Chinese Books from the Library of the Ital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in Rome Illustrating the Liv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East and west. Vol. 37.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7.*



Fig. 17 - Scene from the life of the Liao. Album no. 64c. Illustration no. 7

1987年，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 (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年) 撰文介绍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收藏的16种「苗图」，^{〔五十一〕} 其中编号inv.no.64, civ.no.65c, 版心高30厘米，宽23厘米，图幅高25.5厘米，宽20.5厘米。彩绘，每种54幅。木夹封套。这两本图册是由一位前官员Giuseppe Ros出售或捐赠的，他曾在中國做翻译，1848年死于海南。

白佐良在文中采用了三幅图：64c第7种「僂」，第13种「野人」；65c第9种「罗缅」。对照《滇省夷人图说》，构图、人物及说文相同。有意思的是，在

《滇省夷人图说》序列中，64c-7为下册第7种，全册第61种；64c-13为下册第13种，全册第67种；65c-9为上册第9种。可以肯定，65c是上册，64c是下册，夷人名目排序完全一致。那么，这两本合在一起就是另一部《滇省夷人图说》。此本是否有伯麟奏文《按语》，只有获睹原件才能明了。

(二) 《滇南夷情汇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从宋兆麟先生的著作和论文^{〔五十二〕} 中可以获此图册的基本信息：上、下二册，彩绘本，图108幅，图上有说文。绘制的夷人名目序列如下：

上册：

1 子间 2 普特 3 白人 4 撒弥 5 保罗 6 倭卜 7 梵夷 8 罗葵 9 罗缅 10 土人 11 海保罗 12 甘保罗 13 苗子 14 囊蛮 15 黑甘彝 16 壮人 17 白保罗 18 黑保罗 19 阿西 20 沙人 21 阿系 22 阿成 23 聂素 24 舍武 25 葛保罗 26 鲁兀 27 阿者 28 阿蝎 29 普拉 30 姆鸡 31 山车 32 白鸿 33 普列 34 阿夏 35 阿保 36 花土僚 37 水百彝 38 黑土僚 39 早百彝 40 普剌 41 交人 42 白朴喇 43 阿度 44 腊歌 45 孟乌 46 普

岔 47 腊欲 48 腊免 49 依人 50 乾人 51 披沙保罗 52 花苗 53 羿子 54 摩察
下册：

图十八 《滇南夷情汇集》
黑窝泥（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图五十六 《滇南夷情汇集·哈巴图》

55 喇嘛 56 怒人 57 刺毛 58 缅甸人 59 么些 60 古宗 61 僂 62 倭人 63 遮些 64 浦人 65 艮子 66 莽子 67 三作毛 68 黑仆 69 龙人 70 黑窝泥 71 夏刺 72 羯些 73 野人 74 喇鲁 75 峨昌 76 卡瓦 77 保罗 78 利米 79 小利米 80 漫且 81 长头发 82 绷子 83 洒摩 84 蒲蛮 85 扯苏 86 西番 87 野西番 88 妙保罗 89 缅甸和尚 90 花百彝 91 弋罗 92 老挝 93 鲁屋保罗 94 撒桓保罗 95 窝泥 96 麦岔 97 朴刺 98 土僚 99 白窝泥 100 野古宗 101 糯比 102 山苏 103 卡情 104 黑辅 105 大黑黑 106 苦葱 107 阿卡 108 蒙化彝

宋先生文中引述全部说文，并发表野人、野西番彩版照片，峨昌、蒲蛮、花百彝、糯比、阿卡、阿成、旱百彝、怒人、黑窝泥等黑白照片（局部）。把这些图像及说文与《滇省夷人图说》比较，发现二者一致，只是名目排序有差异。

宋先生认为此图册绘制作者是李诒。然而此册没有伯麟按语，也没有配套的《舆地图说》，可以确认这是《滇省夷人图说》的一种抄绘本。据宋兆麟先生说：云南存有一部同类图册。马曜先生主编《云南简史》述及李诒时说：「《滇南夷情汇集图册》，计108开，每幅都有小跋记其所绘情景」^{〔五十二〕}。不知是指国博收藏本，还是采用云南另藏一部图册？有待识者确认。

(三) 《御制外苗图》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善本库藏，上、下册。该图册红木板豪华封装，封板正中上方竖刻隶书体「御制外苗图」，烫金。正图摺装，绵白纸，彩绘，版心高26.3厘米，宽23厘米。共收图104幅，上下册各52幅。

上册第一扉页中缝正上方钤「文园师子林宝」硃印一方，高宽为8.0×7.8厘米。第二扉页骑缝上方押「五福五代堂宝」印，4.9×4.9厘米。图绘首页右图右上方钤「石渠宝笈」印，左图左上方钤「宜子孙」白文印各一方，中缝上方钤「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一枚，下方钤「三希堂精鉴玺」长方印一枚。图绘末页中缝从上到下分别钤有「八徵耄念之宝」、「嘉庆御览之宝」、「乐寿堂鉴藏宝」、「养心殿鉴藏宝」四印。第一印为方形，高宽为4.8×4.7厘米。第二印为椭圆形朱文印，第三、四两印均为长方形白文印。末倒第二页右上方钤「天禄琳琅」印一方。末页左上方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印，长方形，高宽为4.8×2.6厘米。最后两扉页骑缝处分别钤有「避